



## 纪念

## 金手镯 芜湖 唐红

母亲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,其间医生让她回家住几天。平日母亲都跟我生活在一起,这一次母亲执意要回自己的住处,看着母亲虚弱的身体,我没有违背她的意愿。

次日早上,我把孩子送去上学就去了母亲那里。母亲告诉我,昨晚起夜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,父亲睡得太沉,她起床的时候父亲不知道。这一刻,我看着委屈嗔怪的母亲,看着默默无言的父亲,一瞬间,仿佛看见他们之间那些日常的欢喜与矛盾,都已经封存在岁月的长廊里了。他们老了,像秋日里树上的落叶,随时都会飘落。我问母亲为什么这次执意要回自己的住处而不去我家,她回答是自己身上到处都疼,夜里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,说我睡眠不好担心夜里起床影响我休息。仿佛是怕我多想,还一再再说,这次出院后就去我家。

母亲告诉我,自己夜里又便血了,“像这样下去,我估计活不到过年了。”听到这个话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,但还是安慰母亲说:“不会的,你的病会好起来的,不要担心。”

说话间,母亲让父亲从衣柜子里拿出她的一些细软,在我面前一一分配:手镯

给嫂子、项链给我、耳环给大姐、戒指给二姐。我让母亲把它们收起来,不要胡思乱想,等以后再说。

母亲没有说什么,从衣柜子里拿出一个红色的首饰盒,一定要我拿着。我强忍住泪水,打开盒子,里面是一枚崭新的熠熠发光的老凤祥戒指。我不知道,从来不逛街的母亲什么时间去商场了?我想母亲拖着沉重的病躯一定站在那里精挑细选了好久,只为了给她女儿留一份切实的母爱。

母亲喜欢金银细软,我不喜欢,所以没有给她买过什么首饰等。记得那年母亲买了个金手镯戴在手上,在我面前晃悠着笑着问我好不好看?我说俗气得很……如今想起这些,很自责又难过,为什么我当时就不能赞美母亲一番呢?为什么不去给母亲买点金首饰呢?想起这些,悲伤像河水一样涌上心头。

我以为母亲那次住院和前几次一样,住段时间就回家了。总想着,有奇迹在母亲身上发生,母亲再活个三年五载是不成问题的,再说邻居姐姐得了肺癌,医生说不会超过三个月,五年过去了,她不是还活得好好的么?

母亲住院,都是我哥跟医生联系、交流。每次我问母亲病情,他都跟我说母亲的病不要紧,哥哥还跟我说找人从香港买一种药回来能治母亲的病,我信以为真。后来想想,他是怕我难受才这样说的。对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清楚不过了。事后听嫂嫂说,为了母亲的病,哥哥无数个夜晚睡不着觉,头发都急白了不少。而我还像小时候母亲外出那样,盼望着母亲早点回家,甚至觉得冥冥之中会有什么奇迹。

母亲在家住了几天就去了医院,每天都是输液,吃各种药,开始几个小时吃一次药,后来吃药间隔时间越来越短,母亲的病也越来越重,下床走路都成了困难。病魔侵入母亲身上的每个细胞,母亲说话胡言乱语,甚至连她的儿女都认不出了,但她能认识自己的主治医生,可见母亲的求生欲望是多么强烈。无论我的母亲有多留恋这个世界,有多不舍我们,但最终病魔还是带走了她。

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。”我总以为来日方长,直到现在,我依旧不能坦然地面对母亲已经不在的事实。

母亲走后,一日,我也去商场买了一只金手镯,戴在手上的时候,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晃了晃手,那一刻,感觉母亲就在身边笑盈盈地看着我。

## 生活

## 自行车 合肥 董静

自行车是上世纪普通民众的主要交通工具。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加重永久牌的,我是通过自学学会骑车。儿时,我属于胆子比较大的女孩子,就拿学车来说,每天推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自行车练习上、下、骑行,不知摔了多少次跤,我却从没退缩过、害怕过。在不懈努力下,终于能轻车熟路地穿梭在门口的大街小巷了。

参加工作时,家里给我买了一辆红色女士小坤车,没有了大梁的自行车上下方便,也轻巧许多。这是我人生拥有的第一件贵重礼物,对此我爱不释手。每天下班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擦洗爱车。直到2010年最后一辆自行车被我当作废品卖掉,已记不清中间换过多少辆自行车。

骑行被称为“黄金有氧运动”,这是一种健康、自然又环保的运动方式。经过多年实践,我已深深地体会到了它的种种好处。个人认为,骑行不仅快捷便利,还能强身健体、瘦身减肥、放松心情。几十年来,自己身材没有多大变化,应该得益于自行车的功劳。那时的自行车每天和我形影不离,接送女儿、上下班、购物和短途游玩,都靠它。我骑过最远的地方,是大半天来回五十多公里,去宿州郊区大店镇的保姆家送东西。返回时还在路边的小吃店里,喝了一碗淮北羊肉汤,汤鲜味美,乡愁浓浓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
现在,为了缓解道路拥挤状况,全国各大城市纷纷推出了扫码骑单车服务,这些单车一般摆放在街道两边、小区附近或公交和地铁站口,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便利和更多的选择。它们发挥自身优势,不仅解决了人们出行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,还减少了空气污染,为城市道路的畅通做出了贡献。时至今日,自行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,还成为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形式和象征。七八月间,一位知名青年作家小友,用骑行丈量梦想,历时33天从上海回到云南施甸老家,3000多公里,他一路骑,一路记,一路写,令人敬佩。我有两个姐妹,她们利用周末和一群小伙伴在环巢湖大道上骑行,你追我赶,好不开心。其实,我也常常冒出参加山地自行车骑行的想法,装备一身行头,和身边的骑行爱好者一起在城市周边骑行半天或一天,挑战自我极限的同时,呼吸户外清新的空气,欣赏沿途的自然风光,逍遥自在一番。

这两年,在家门口的体育公园里,摆放了一组智慧健身车,和传统自行车一样,也要手扶和脚蹬,只是它不能移动,健身车都有编号排序,骑手统一行动,美其名曰:乡村单车越野锦标赛。比赛有起点和终点的标志,满满的仪式感。当大屏幕上出现并发出开始指令后,大家同时起步,时间为3分钟,其间还在模拟的乡村公路上设置一些动物穿行的障碍,并有及时提醒选手前方有动物出入,请注意避让的字幕,以免因相互碰撞而跌倒在地。骑行过程中还能调节车子阻力的大小,犹如身临其境,以先后到达终点公布排行榜,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参与的积极性。

据说,有两件学会了就永不会忘记的事,一是游泳,二是骑自行车。我很留恋骑自行车的岁月,它绿色、便捷,不会因为堵车迟到了重要的约会。另外,不管是自行车,还是智慧健身车,它们都有健身功能,骑行中,既锻炼上下肢,又能增强心肺功能,进而带动全身跟着一起运动。生活真好,骑车的感觉,在记忆里,也很好。



## 随笔

## 夏天一晃而过 合肥 胡玲

夜深人静。月光、夏虫、树木,让白猫感觉很美妙。它伸个懒腰,不紧不慢地走到站在小区门口的老张身边,蹭了一下老张的腿,这时,四只黄鼠狼(一家四口)大摇大摆地走进小区。白猫一下蹿了过去,毫不客气地“喵”了一声。平时守门严格的老张笑了,手一挥说:“它们是国家保护动物,是来咱小区搞拓展训练的。”领头的黄鼠狼给老张作了一个揖,然后笑嘻嘻对小猫说:“请多多关照!”

老张是来自河北一个煤矿的退休工人,在本小区当保安。他说自己以前在深深的地下,那个埋藏着黑乌乌“金子”的地方干了三十多年。在那漫长的岁月里,他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及双手仿佛从乌黑发亮的“金子”中获得了某种神秘能量,每次下到矿井里,他的眼前总能闪现出远古的森林在轰然倒下,受惊的飞禽走兽向他奔来,好像在不断地向他传递它们生命信息密码的情景,所以他认为“乌金”是有灵魂的宝物,总有一天能引导着他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,在那里他将和飞禽走兽们安度生活。退休后,如果不是儿子千里迢迢从河北来到本市工作,并在本市成家立业,需要他来共同生活,他就会奔到深山老林里去,在那里安营扎寨,颐养天年。好在这个小区有许多善解人意的小猫,让他心灵有了诗意的慰藉。如今借着老张的厚爱,黄鼠狼也在小区落下脚跟。

可好景不长。这天早晨领头的黄鼠狼就和白猫诉起苦来了。“瞧瞧,我们辛辛苦苦抓老鼠,没有人宠我们就算了,可昨天傍晚还有一个调皮孩子拿着玩具枪冲我们开火,嘴里还嚷着:‘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。’吓得我们在小区里蹿来蹿去,惹得散步人直叨唠。真羡慕你们,被爱猫人士宠着,白天闲溜达,晚上看月亮……”正说着,“扑通”一声,一个东西从树上掉了下来落在地上,白猫和黄鼠狼吓了一跳,慌忙退进边上的灌木丛里,定睛一看,原来是一只鸟。鸟怎么突然从树上掉下来了呢?这三伏天又湿又热,难道小鸟也中暑了?黄鼠狼可不管这些,它眼珠一转,立即冲了出去,刚想叼起小鸟,白猫已站到它对面,威严地看着它。黄鼠狼愣

了一下,这时又有人脚步声向这边走来,黄鼠狼便悻悻地跟着白猫又钻进灌木丛。“这只鸟怎么了?”只见一个清洁工阿姨拎起昏迷的小鸟快步向小区门口走去。“老张,快看看这只小鸟怎么了?”老张接过小鸟端详着,还没看出名堂,小区门外又有人要进来,却忘了带小区的门禁钥匙,要老张给她开门,老张便顺口说道:“你吃饭会忘记吗?”结果,门外那女青年便说老张冒犯了她,要求老张向她道歉。

傍晚,小鸟恢复了意识,卧在物业管理处的办公桌上盯着老张看,老张正在办理辞职手续,说等到深夜有人来接他他便走。那女青年的爱人从小区群里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匆匆地赶了过来,现在工作不好找,我爱人只是要求道歉,没要你失去工作啊。物业管理处负责人说,老张宁愿辞职也不愿道歉,因为小时候他父亲就说过他:你吃饭会忘记吗?所以他没想到这有冒犯的意思,他不会为此道歉。那小伙子憨厚又诚恳地说:“那何必辞职呢?”可老张主意已定,谁也拉不回他。

夜深了,天气转凉,炎热漫长的夏天就要过去了。白猫一个劲地蹭着老张的腿,多么希望老张不要走啊。可是老张给小猫们吃完火腿肠后还是转身走了。白猫望着老张的背影正发着愣,黄鼠狼一家四口也来告别。

这个一晃而过的夏天尽头,恍若出现一片森林,月光下四只黄鼠狼簇拥着老张在大路上边走边舞蹈着。

